硕士学位论文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ᠴᠢᠨᠣᠰᠢᠯᠠᠯ ᠤᠨ ᠵᠢᠨᠰᠢᠨ ᠪᠢᠴᠢᠭ



内蒙古大学

ᠥᠪᠥᠷ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ᠶᠡᠬᠡ ᠰᠤᠷᠭᠤᠭᠤᠯᠢ

10126 30201006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DC _____ 编号_____

论文题目

契丹小字特征研究

研究生：吉如何

指导教师：纳·格日勒图 吴英喆

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2005 年 5 月 25 日

摘 要

自从比利时神父凯尔温（L.Kervyn）在辽庆陵发现用契丹文字刻成的帝后哀册以来，契丹小字研究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经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们的词义对照研究阶段，五六十年代国外学者们的拼读法探索阶段，该项研究有了初步的基础。在1970年代，我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境内的契丹文字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时过二十年，各地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契丹小字原始资料。基于现有丰富的金石资料及学者们提出的种种观点，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研究契丹小字的特征。

本文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字学及语言学的角度，对契丹小字的特征进行了一番排比研究。主要运用比较法、描写研究法以及统计法，对各家提出的观点进行了一次梳理与整合，并归纳出了契丹小字的特征。对契丹小字一字多音及一音多字的现象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研究对鉴别契丹小字字形，构拟契丹小字原字音值以及进一步释读契丹语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中古蒙古语、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乃至对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

关键词 契丹小字　特征　研究

---

[1]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契丹小字再研究”（02JAZJD84007）的资助。

Abstract

The study on khitan small script has a history of over eighty years since Belgian priest L.Kervyn discovered the Emperor's script on the tombstone and the Queen script on the tombstone written in khitan words from Liao Qing Ling tomb. The primary basis of the research has been founded after the semanteme compariscion research period of Chinese learners between 30s and 40s of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spelling research period of foreign learners. In the 1970s, the study on khitan script exploration developed, and changed newly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researchers in our school and china social scientific institute.

After 20 years, many khitan small scriptprimary materials have beendiscovered. It is a necessity to go further into th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based on the present rich inscriptions on the metals and stones and the various views of the learn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were studied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in parallel on the basics of the adequate absorp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various opinions were arranged and analyzed to carry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ing the ways of comparison, descriptiven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statistics. The phenomenon of "one word having more sounds and one sound having more words" was studied comprehensively to put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opinion.

There is academic value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word's formation of khitan small script, the construction of original words sounds and the further decoding of khidan language. There is also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the study of medieval Mongolian, the ancient writing of northern ethic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riting.

Key words : khidan small script ; characteristics ; study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契丹小字的特征研究概况……（4）

第一节　契丹小字特征研究 ……（4）

第二节　契丹语特征研究 ……（5）

第二章　契丹小字的特征 ……（6）

第一节　契丹小字的字音特征 ……（6）

第二节　契丹小字的字形特征……（18）

第三节　契丹小字的字义特征……（26）

第四节　契丹小字的其他特征……(28)

第三章　结论……（29）

参考文献……（30）

参考论文……（30）

序 言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早在北齐人魏收所撰的《魏书》中即作了记载。契丹族早期的活动地区在“潢河之西，土河之北 ”的两河流域，即松漠地区。契丹源出东胡。两千多年前东胡分为乌桓与鲜卑。后来鲜卑从鲜卑山往外发展，分为大泽鲜卑与东部鲜卑。东部鲜卑后来又形成了宇文、慕容、段三部。契丹出其中的宇文部演变而来。

契丹族经过了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的古八部时期。古八部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当时他们与北魏、柔然、突厥、北齐、唐朝产生关系。七世纪初到八世纪初进入大贺氏联盟时期。在八世纪初，大贺氏联盟变为遥辇氏联盟，持续到十世纪初。遥辇氏联盟晚期，该联盟八部中最强的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并于公元 907 年称帝，916 年建立了大契丹国，建元神册，建都于西楼地（今赤峰市巴林左旗）。辽朝极盛时，它的疆域东邻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外兴安岭，南至今河北中部、山西北部。辽曾设置五京：上京临潢（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今宁城大明镇），东京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古城），南京析津（今北京），西京大同（今山西大同）。

辽历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璟）、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天祚帝（耶律延禧）共九帝。

金灭辽，辽宗室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部西迁，在起儿漫（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附近）称帝，建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以东），称西辽。疆域包括今新疆及其邻近地区。1211 年，政权被乃蛮王屈出律所夺，仍用西辽国号，1218 年被蒙古所灭。

关于契丹文字的创制，在王溥的《五代会要》、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脱脱主编的《辽史》等都有记载。在辽建国初期的神册五年（920 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仿照并简化汉字笔划创制了契丹大字。这就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说的“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1] 。契丹大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表达粘着性语言契丹语有不方便之处，于是在不久以后，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的拼音法的同时，仍以汉字笔划，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关于它的创制，《辽史·皇子表》中说：“迭剌，字云独昆。……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2] 。关于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史册上没有确切的记载。

契丹文字不仅在辽朝使用，到了金朝也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一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明令禁止使用契丹文字。契丹文字被废止后，可能仍在西辽境内实行了一段时期。随着金朝“诏罢契丹字”以及西辽国的灭亡，契丹文字逐渐被忘记。随着契丹人融合到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中，契丹语也逐渐被忘记，契丹文字也变成了死文字。契丹文字通行时，曾用它写过书，也翻译过不少汉文书，可能由于契丹王朝对书籍控制得很严，或者连年的兵荒马乱，使契丹文字的书籍消失得无影无踪。

时过几百年，到了 1922 年，比利时神父凯尔温（L. Kervyn 汉名梅岭蕊）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附近的辽庆陵中，发现了用契丹文字撰刻的帝后哀册。这种文字的再度被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从此，学术界开始了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后来，在 1950 年辽宁省

[1]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七十二，中华书局出版，1987 年 12 月，第 888 页。
[2] 脱脱撰《辽史》卷六十四，中华书局出版，1974 年 10 月，第 967 页。

锦西西孤山又发现了一件用另一种契丹文字刻成的墓志。这样，庆陵式契丹文字和西孤山式契丹文字何者为契丹大字，何者为契丹小字，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人们一般认为庆陵式契丹文字为小字，西孤山式契丹文字为大字。由于契丹大字是表意文字，其研究进度极为缓慢，而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经过近80年的研究，学术界在小字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就。下面以契丹小字的解读进程为主线，介绍契丹文字界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历程。

第一阶段，即从1920年代至1950年代。契丹小字的初期研究基本上处于对一些契丹字的字义的推测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罗福成、王静如、励鼎燁等。他们采用了种种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字义。“总的看，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契丹文字的对比研究和词义研究，后来也在继续。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大小字的区别、字体的区别、小字的拼写构造、书写方法以及一些词的意义。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暴露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据初步统计，这一阶段释读的字词有三百多条，但能经得起验证的只有七十多条”[1]。

第二阶段，即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契丹文字拼读法的研究。代表人物有日本的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宕松男，俄罗斯的达思今、鲁道夫、沙夫库诺夫、斯达里科夫及法国的安比斯等国外学者。其中，山路广明、达思今等采用了契丹字与汉字对比的方法，村山七郎采用了突厥文与契丹字对比的方法，长田夏树、斯达里科夫等用统计方法，爱宕松男用契丹文与蒙古语完全等同起来释读的方法，分别对契丹小字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关于以上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可以概括为：“为了辨认这种难解的文字，许多国家的学者都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至今只解读了几十个符号（特别是表意符号）的意义及文字的结构，而辨认语音符号的企图却一个也没有成功。因为音节符号的发音是猜出来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碰巧猜对了，也并不为人们所赞许。”[2]

第三阶段，即1970年代末至今。1975年8月，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组成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成员有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等。研究小组首先找出了一个为人们所信服的，能得到验证的方法。他们从契汉对照的文章《郎君行记》入手，以其中的契汉对应的固有名词、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结合前后字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契丹字的联系，释读了一些契丹字。并以此为基础，释读了其他契丹文字，同时考验这个推定是否正确。其次，研究小组参照史籍上的契丹语资料和亲属语言情况，继续扩大了释读范围。再次，研究契丹语的语音语法规律中，又进一步扩大了释读范围。此外，研究小组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有效的方法。如：从一个字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为线索来释读了一批契丹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77年第4期以“契丹小字研究专号”的形式发表了小组的前期研究成果—《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也发表了小组的研究成果《契丹小字解读新探》一文。该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很多学者纷纷写文章高度评价了小组获得的成就，如蔡美彪、翁独健、秋浦、耿世民、胡振华、郑绍宗等。他们认为小组的研究成果使契丹文字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是一次重大进展、重大的突破等。日本学者西田龙雄认为“近年来中国发表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划时代的新研究……契丹文字的解读已经达到了用确实的根据给予特定的原字以一定的音质的阶段，应该说这是给予高度评价的成果”[3]。日本的小泽重男、长田夏树、丰田五郎等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研究小组的最终成果《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在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从1985年《契丹小字研究》发表以来，在整个契丹小字研究界发生了不少新变化。首先，

---

[1]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 卡拉：《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匈牙利《东方学报》1972年第26卷，第一期。

[3] 西田龙雄：《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四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84年，第77—81页。

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契丹小字原始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达 40 件，总数达 4 万余字。为契丹小字研究进一步向前深入准备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基础。其次，研究者们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1985 年以来已发表论文达 240 余篇，专著有两部。但是由于缺乏综合性研究，所提出的观点较为零散。研究资料的急剧增加，对研究者们的研究手段也提出新的要求。由于没有完善的契丹小字的电子字库，研究成果的印刷也受到了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为了解决契丹小字的电子化问题，我们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蒙古学研究中心的项目资助，正在开发能够在 Windows 环境下运行的契丹小字编辑排版软件及综合查询系统。

综上所述，契丹小字研究，经过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义研究阶段，五、六十年代的拼读法研究阶段，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音义结合研究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距离彻底解读契丹文字还相差甚远。目前学界对契丹小字的总体认识上，意见分歧很大。如契丹小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拼音文字，它有哪些具体特征等基本性问题上研究人员的意见还很不一致。笔者认为 1985 年以来，各家研究观点的分歧，研究结论的不同与此紧密相关。如果对契丹小字的特征进行一番系统地，客观地研究，必将对契丹小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笔者从入学以来一直在契丹小字特征方面进行了不间断地研究工作。并且在其特征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对契丹小字的特征进行比较系统地阐述。

本文在契丹小字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整合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字学及语言学的角度，对契丹小字的特征进行了一番排比研究，企图归纳出能够使各家共识的契丹小字特征，并结合文字学的理论，在契丹小字字音研究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研究对鉴别契丹小字字形，构拟契丹小字原字音值以及进一步破译契丹语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中古蒙古语语音、语法、词汇研究，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以及文字发展演变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契丹小字及契丹语特征研究概述

第一节　契丹小字特征研究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息系统，是形、音、义三者俱全的统一体。文字符号必须具有形式（字形）、内容（语义）和表达意义的声音（语音），三者缺一不可。这是文字和其他信息系统相区别的主要特点。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字形和字义是文字存在的关键，而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的字形不与语音直接关联，而直接表达意义，只需视觉不需听觉就可知其涵义。契丹小字是一种表音文字，比起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之间或许更有密切联系。笔者将从音、形、义等几个方面对契丹小字特征进行综合研究。

契丹小字的字音　前文已提及关于契丹小字的创制在《辽史》中专有记载。其中提到契丹小字具有“数少”、“该贯”的特征。这也许是契丹小字字音特征的高度概括。学者们认为契丹小字的“数少”是指契丹小字用较少的书写符号（原字）的组合拼写出所有契丹字；对“该贯”的理解大致分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契丹小字用较少书写符号（原字）把契丹语概括得全面而系统，另一种观点认为契丹小字能较好地表达契丹语，尤其是表达它的语音。《辽史》记载的“数少”、“该贯”言简意赅，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这四个字其实点明了契丹小字的表音性质。但是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表音文字，各家持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可以说令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契丹小字是一种特殊的拼音文字，不同原字所代表的，有的是音素，有的是音节。同一个原字可因出现位置不同，而有时代表音素，有时代表音节。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央元音 ə”。后来，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此外，在契丹小字的字音研究方面有许多尚未统一的观点。如契丹小字原字有无二读现象，契丹小字是否遵循“音读”、“训读”的发音规则，契丹小字中是否根据原字的所处位置（词首、词尾、音节首、音节末）其发音发生变化，原字中是否有增音、减音的变读现象，如何看待契丹小字中的一音多字现象，契丹小字中有无纯粹辅音，有无表意原字等诸多方面意见很不相同。

契丹小字的字形　关于契丹小字的字形特征在辽代石刻文中也有记载。如辽上京《盐铁副使郑恪墓志》有“识小简字”等字样。学者们认为这是契丹小字字形特征的一种概括，即笔划简单，书写方便。

多数学者认为契丹小字原字是在进一步减化汉字和契丹大字的字形的基础上制成的。也有一部分学者有不同的看法：（1）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以拼写契丹语；（2）契丹小字是模仿突厥字制成；（3）契丹小字原字中有一小部分是参照突厥文字母制成的；（4）契丹小字原字中有一小部分是参照回鹘字母制成。

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石刻文中有少量的单体字，多数都是合成字；有些原字只出现在单体字里；有些原字只出现在合成字里；有些原字既可以出现在单体字里，也可以在合成字里出现，而合成字可以由二至七个原字组成。其排列次序一般为先左后右，二二下推。若由三个、五个或七个原字组成，末一个原字居于下边中间，个别情况下，也有上边中间写一个字，再往下按上述办法写下去的。学者们认为，契丹小字的原字也有篆体、正楷、行草等书体之别。

研究者们对契丹小字中存在带点字与不带点字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的观点所涉及到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如：有的认为是语音上的，有的认为是语法意义上的，有的认为是书写形式的礼仪或情态上的，有的人为一个字的本民族读音与借词读音的区别等。

契丹小字中存在一部分异体字，有的研究者认为，字形极为相近又表示相同语音的，应

当看作是异体字。有的学者认为用法和读音均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原字可以看成是异体字。有的认为，字形不同，而互相通用的原字被看成是同字异形。有的认为，读音相同而写法较近的看成互为变体。

契丹小字的字义 关于契丹小字与所本汉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一个是表意文字，另一个是表音文字，所以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无从谈起；有些学者则认为，契丹小字原字跟所源出汉字字义有联系。有些学者认为契丹小字中有表意文字；有些学者则认为，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契丹小字中没有表意文字。

关于契丹大字与小字能否用在同一文章里，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说契丹大字与小字可以混用，有的则说不可混用。

第二节 契丹语特征研究

文字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记录语言，代表语言。每个字的意义都是与一定的声音相关联的。概念（意义）只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通过史册记载的契丹语言材料及契丹文字本身的研究，对契丹语的基本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对契丹文字所反映的契丹语的特征进行描述。

契丹语的语音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这基本上已得到学界的共识。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契丹语更接近蒙古语族。如果以上观点不误，契丹语的语音特征应与中古蒙古语的语音特征基本相同。遗憾的是，由于参考资料的匮乏，我们解读的词语非常有限，还不能满足研究契丹语语音特征的真正需求。目前，已破译的原字数量仅占原字总数的一半，解读的语词约有1000条占已发现词语的七分之一。而且其中有些原字的音值构拟的准确度似乎也有商榷的余地，所释读的语词多数为汉语借词。但是有的学者根据已释读的有限的语词，契丹语的语音特征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提出了契丹语中存在一些辅音之间区分不严格的现象。如： d、t不分，[p‘][f]区分不严，[ʦ、ʦ‘、s]不严格区分，[ʧ、ʧ‘、ʃ]不严格区分，[k、k‘、x]区分不严，契丹语本民族语词中[r]辅音从不出现在词首等。

尽管如此，根据契丹原字的组合规律，并参照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规律提出了令人首肯的契丹语语音特征。如契丹语中有元音和谐律等。

契丹语的语法 如上所述，契丹语是蒙古语族语言的一个分支。那么它的语法规则必与蒙古语族语言相近。这方面宋代洪迈的《夷坚志》中的一段记述或许最能说明问题：“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星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補锦州人，亦一契丹也。”[1] 这恐怕是古籍对于契丹语法习惯的独一无二的写实材料。后来的研究证实，契丹语的语法习惯果然与蒙古语族语言相近。而且通过解读契丹小字，研究者们在语法规律方面已经超出了史籍记载的水平，对其动词附加成分，静词附加成分以及某些语法范畴方面都有所渗透。

契丹语的词汇 随着契丹小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已经解读了一批契丹民族语词。并和蒙古语词汇比较，认为多数地支（十二属相）、基数词以及四季的称呼与蒙古语相近。而大多数天干名称、亲属称谓似乎与蒙古语不一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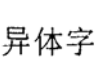
[1] [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出版 1981 年 10 月，第 514 页。

第二章　契丹小字特征研究

第一节　契丹小字的字音特征

契丹小字的“数少、该贯”特征　关于契丹小字“数少”的特征在《辽史·皇子表》中有所记载。学者们对此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如《刘内社 81》[1] 认为：正如同 26 个英文字母可以把所有英语拼写出来一样，约 350 个契丹原字可以把所有契丹字拼写出来，这是它‘数少’的本质。《研 85》也有类似于上述提法。《清亚 97》[2] 认为“庆陵式的文字乍看起来笔划很多，很‘大’，但可以拆开。拆开的文字单位，我们称之为‘原字’，笔划都不多。原字可以拼在一起表示一个音节，因此它是一种拼音文字。它基本上是表音的。……从文字数量来看，庆陵式文字的最小书写单位原字，其数量根据不完全统计约 400 左右。……根据上述两条看，庆陵式的文字合乎《辽史》所说的小字的特点，即‘数少而该贯’。‘数少’就是书写符号少。可见学者们的对“数少”的理解大致相同。

长田夏树先生根据四个哀册和《郎君行记》作的统计，契丹小字原字就有 327 个之多，解放后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出土了《萧令公墓志》残石、《萧仲恭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等石刻，从而增加了不少新资料。但是契丹小字原字总数却增加得不多，总数仅达到 350 个左右，只增加了不足三十个。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又新增了一些契丹小字石刻，如：《耶律仁先墓志铭》、《耶律宗教墓志铭》、《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铭残石》、《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等。其中《耶律仁先墓志铭》一个墓志的现存完整字数就有 4500 余字。原字总数在原有的 350 个左右之上增加了四五十个原字。20 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出土了契丹小字资料《泽州刺使墓志残石》、《耶律迪烈墓志铭》、《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耶律弘用墓志铭》、《耶律智先墓志铭》、《韩迪烈墓志铭》、《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铭》、《耶律慈特墓志》、《室鲁太师墓志碑》等，还有尚未发表的几件墓志。这些契丹小字墓志哀册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契丹小字资料。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发现的契丹小字总字数为 9200 余字，而到了 80 年代以后发现的契丹小字总字数就达到 21000 个左右。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出土契丹小字字数已达 40000 个左右。这一数目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总数的 3 倍之多。但是每增加一件新文物，虽有新的单词出现，而原字却增加不了几个，甚至一个也不增加。以上分析证明，资料的增加没有对契丹小字“数少”的特征产生影响，而且从反面证明了“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是“小字”之说。

另一方面，随着契丹小字研究的不断深入，契丹小字原字中发现了不少异体字。这关系到何谓异体字？到底有多少异体字等问题。对此学者们看法不一致。《胡中 78》[3]中认为“契丹小字中字形极为相近又表示相同语音的，应当看作是异体字。如： 都读作 [uŋ]； 都读作[u]”。《沈中 80》[4] 认为“契丹小字是从契丹大字发展跃进而来的。契丹大字作为音节不等的训读、表义文字，要记录、输入新词时必象识字不多的半文盲那样大量使用别字，是一个字尽可能一身多用，来解决困难。但此法一行，就是原来的表意体制逐渐变成表音体制。这个过程又因是自发形成，因而就出现了许多来源不同的同音异体字”。《高内 91》

---

[1] 刘凤翥：《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区别》，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 5 期，第 109 页。
[2]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韩国出版社的《亚洲诸民族文字》1997 年 7 月，第 26 页。
[3] 胡振华：《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3 期，第 59 页。
[4]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52 页。

[1] 认为“契丹小字异体字是应读音和用法均一样”。《研究 85》[2] 认为“由于契丹小字中一个原字由不同书体写成而产生了一些异体字。例子有 ”。

笔者认为文字在应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不少异体字。所谓异体字，即所有意义都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的字。《研究 85》似乎指出了契丹小字异体字的一种来源，即一个原字有不同书体写成的字而产生了一些异体字。笔者认为，《胡中 78》所举的异体字的例子中，有些并不是异体字，如  。《高内 91》给原字  拟音为[t]，  [yi-la-u-t]，意义为“胜利”。《即旅 94》、《刘等汉 95》对人名  的标音采用了汉译 “崇古德” 的音。  的音也得到了印证，已被学术界采纳，而原字  读为[uŋ]是在 [l-aŋ ʧ-uŋ]、 [s-iaŋ k-uŋ] 、  [tu - t'uŋ]等例中得到印证。 它们并不互为异体字。  ，  两个原字的读音也可能不相同。《清契 02》根据改刻的情况，得出  等于  ，  等于 的结论，由此得出 等于 ， 并给原字 拟音为[ən]，笔者赞成把原字 读作[ən]的观点。在 的读音为[u]的这一点上，学者们的意见趋于一致，如在  [ŋu]、  [fu]、  [vu]  [i-o u-u]等例子中可以得到引证。因此， ， 互为异体字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契丹小字是否像《沈中 80》所说的那样，从契丹大字发展、跃进而来的呢?对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如：《山契 56》认为契丹大小字没有区别。《沈中 80》认为契丹大、小字是一个体制的文字。以上两位学者都认为契丹大小字是一个体制的文字。《清契 02》则认为契丹大小字是两个不同体系的文字。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因为，如果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一个体系的文字，那么肯定会有大字与小字混用现象。据笔者的观察，契丹大小字并没有混用在一篇资料里。再说目前认为读音相同的原字是否读音完全相同呢？目前认为是同音的一些原字里也有可能包括一些读音相近的原字。这些问题是以契丹小字研究的进步深入来解决的问题。

学者们关于契丹小字异体字的理解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契丹小字中的一些字形相近、读音相同、用法一样的原字被看成是异体字，如：  、  ；第二种是契丹小字原字中一些字形相殊，但是读音相同并可以互用的原字也被看成是异体字。如：  、  等。除此之外， 《陈杨西 99》把异体字细分为同字异形（同字异写）、互为变体、读音相通或写法兼容的字等。

汉字异体字的解释一般强调三点：异体字的产生根源；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的字；所有意义都相同；前两点对鉴别契丹小字异体字是很重要的，而后者是次要的。契丹小字是拼音文字，所以它的字形和字义不会产生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根据契丹小字异体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字形相近的异体字，另一部分为字形差别较大的异体字。

---

[1] 高路加：《契丹字词拾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第 64～67、96 页。
[2] 《研究 85》，第 154 页。

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原字虽然字形比较接近，但它们并不属于异体字。如：上面谈到的—、—；除此之外，—、—、—等也不是异体字；—、—等可能不是异体字；——等三个原字在《许王墓志》中同时出现，—两个原字在《道宗皇帝哀册》中同时出现 。因此，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别，可能不是异体字；笔者认为，契丹小字原字—、——、—、—、—、—等都是典型的异体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书写形体的区别；此外，——、—、—等也是异体字；—，—、—等原字也可能是互为异体字。

在学者肯定的异体字当中，也有字形的差别较大的原字。如—[t]、—[uŋ]、—[ɑŋ]、——[i]、———[ɑi]、—[p]等。《清亚 97》一文中说：“根据现阶段研究认为一音多字的，随着今后的深入研究也许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互相间有细小的差别”[1]。《清契 02》说：“一音多字现象中，尤其一个汉字对几个契丹字的现象中。既包含着语音相同现象，也包含着相近现象” [2]。笔者赞成《清亚 97》、《清契 02》中的观点。上面提到的所谓字形差别较大的异体字能否成立值得商榷，这些原字之间在发音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至少在创制文字的时候是有差别的。以汉字标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语音情况来看，用汉字标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语音时，往往用同样读音来标注相近音的情况。在《蒙古秘史》旁译中是以“斡”字来注[o]和[ɔ]音，用“兀”字来注[ʉ]和[u]音，用“昂”字来注[ɑŋ]、[eŋ]的情况。以汉字标注蒙、维、藏语语音的情况看，虽然汉字注音法是简洁的办法，但是汉字是音节文字，长于表意，拙于表音。汉字只能代表四百一十几个音节，让它表达多种多样的语音，那是不够用的。例如蒙、维、藏语地名中成套出现的 do、to、no、go、ko、ho、zo、co、so、jo、qo、xo、ja、qa、xa、nga、ra、be、me、je、qe、xe、gi、ki、hi、ri……等，据不完全统计，有 58 个音节都是汉字所没有的，如果再加上韵尾字母的不同，汉语结构以外的音节就更多了。

由此笔者认为目前看成是字形差别较大的异体字的原字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至少在创制文字的时候是有差别的。

学者们认为契丹小字异体字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研究85》[3] 认为：契丹小字处于拼音文字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规范所导致了一些一音多字现象。还有些学者认为在契丹小字的运用当中，误用而产生了一些异体字。有些学者认为从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中，刻于最早的《耶律宗教墓志》（1053年）和刻于最晚的《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1170年）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可以看成契丹小字的正字法是比较严密的，只是我们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而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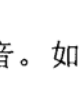
[1]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韩国出版社的《亚洲诸民族文字》1997 年 7 月，第 28 页

[2]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13 页。

[3]《研究 85》，第 149 页。

异体字的存在不便于人们的文字交际，应该整理、统一。当时，契丹人有没有对此进行过文字规范呢？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于契丹小字“该贯”特征，《刘内社81》[1]认为“该贯”谓概括得全面而系统的意思。《研85》也有类似的看法。《清亚97》[2]认为“该贯”的意思是契丹小字能较好地表达契丹语，尤其是表达它的语音。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为记录语音、再现语言服务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文字要准确地表达语言。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具有单词多音节和用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特征，有元音和谐律等特点。对于这种粘着性语言，用拼音文字来表达比用表意文字简便得多。契丹小字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契丹小字反映了契丹语的元音和谐现象，这种现象既涉及到元音的舌位前后和谐，也涉及到唇形的圆展和谐。契丹小字也反映了契丹语中d、t不分等语音现象。契丹小字也反映了中古汉语一些语音，如反映中古汉语词首[ŋ][]，词末[m][]等语音。契丹小字反映出契丹语名词的数、格、领属等语法范畴，也可能存在“性”的语法范畴。契丹小字还反映了契丹语里复数词缀的使用规则比起蒙古语要严格的现象。在契丹语里被数词限定的表示复数的名词词干上还要接缀复数附加成分，这一点上大不同于现代蒙古语而与中世蒙古语颇为相似。在表达契丹语语音方面，比起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可能更适合于表达契丹语的语音。如：契丹小字表达‘孝’，它的读音为[赤是得本][ʧisdəbən]；表达‘狗’，它的读音为[捏褐][noxi]或[noxo]；表达‘兔’[陶里][t'aulia]等很多词的读音都出一个或几个原字拼出来的。依据以上几点，就能够说明契丹小字能够较好地记录契丹语，尤其记录契丹语的语音特点。

契丹小字的拼读法、拼写法 契丹小字研究在1970年代步入科学的道路，研究结果有了客观检验的标准，这对契丹小字拼读及拼写法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们不断探索，不断检验，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意见。在1980年代《研究85》[3]中对契丹小字的拼读法作了如下总结：“契丹小字是一种特殊的拼音文字，不同原字所代表的，有的是音素、有的是音节。同一个原字可因出现位置不同，而有时代表音素，有时代表音节……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央元音ə。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时，发生语音结合时，这个元音ə便往往作为一个介音，被融入另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契丹小字拼音时，往往采用一些介音或重合原字中表示同一音的部分”。这可以说是在契丹小字研究历史上，比较全面地反映契丹小字拼读法的论断。

《西民92》提到：“一方面我们认为契丹人在标记汉语时，希望依照汉人的传统把一个音节分析成c-、v-c两个部分，表示c-时用c-型原字，表示-vc时用-vc型原字。而实际上它们大多用c-v-vc形式来标记，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介音-i-、-u-存在的缘故吧。另一方面，因为有‘金’[kim]、‘品’[phim]等字，所以我认为把他分析成k-m、“品”

[1] 刘凤翥：《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区别》，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第109页。
[2]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韩国出版社的《亚洲诸民族文字》1997年7月，第26页。
[3] 《研85》，第148页。

ph-m的话，元音[i]就可以不用标记，自然地插入进去”[1]。

②《刘考 83》[2]认为：契丹小字中表示辅音的原字，都分别附有不同的元音，契丹小字中并没有表示纯辅音的原字。

③《高内 88》[3] 表示同意《研究 85》的上述观点，并补充了两点意见：“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在两个或数个连用并位于词首时，一般各带有一个央元音 ə；在同一个字中有另一表示元音的原字时，这些表示辅音的原字也可带有同类元音” 。《清内 97》[4] 认为“《研究 85》总结了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的拼读经验，而高路加同志的补充，则向探索民族语词拼读法方面迈出了一步” 。并提出今后应更大胆地在拼读民族语词的方法方面进行探索的意见。《清契 05》[5]对以上提到的三种拼读法的意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第一种观点在拟音方面，拘泥于汉语借词的读音，也拘泥于辅音后边一般带有央元音[ə]的现象。第二种观点有些束缚于没有纯辅音的说法以及汉语借词的读音，第三种观点则趋向于与亲属语言接轨。

这里主要关系到契丹小字有没有纯辅音和契丹民族语词能否依据元音和谐律拼读等两方面的问题。下面来分别讨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对契丹小字有没有纯辅音的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如：

①《研究 85》、《高内 88》、《西民 92》等一致认为，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一个央元音 ə 或其他介音-i-, -u-。②《刘考 83》[6] 认为每个似乎为辅音的原字都分别附有不同的元音。《亦内 78》[7] 提出：契丹小字中是否存在纯辅音字，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当时契丹人能设计出纯辅音原字，契丹小字就会成为音素文字，从而根本不需要三百多个原字了。最可能的是正因为都是可以互拼的音节文字（古突厥文、八思巴字是精炼的音节文字），所以才每逢一个不同的音节便不得不创制一个原字” 。③《清契 05》[8] 认为：契丹小字中存在一部分纯辅音原字；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研究 85》、《刘考 83》所持的观点是在对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的解读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较为符合汉语借词的拼读情况。《亦内 78》的观点是在《研究 77》的基础上，用逻辑推理来得出的。《清契 05》是在总结契丹小字表达汉语借词和契丹民族语词的基础上提出的，并根据一些表示辅音的原字的作用，证明了契丹小字中存在纯辅音字母的可能性。

《清契05》还认为表音文字（拼音文字）的辅音很多都读不出声音。字母表上的读音，只是它们的名称，如汉语拼音方案的b(玻)、p(坡)、m(摸)、f(佛)，英语的b[bi:]、p[pi:] 、m[em]、f[ef]等例子。认为主要是看它们的功能，不能以契丹人当时能不能发出纯辅音的推测来做结论。这一点上不同于过去研究者们衡量契丹小字中有没有纯辅音的标准。契丹语是已消亡的语言，契丹小字是死文字。这种情况下，以原字的功能来分析契丹小字中有没有纯辅音是比较得当的。

该文还认为有些辅音在拼写当中看不出带有什么元音，这方面与其他语言的辅音没有什

---

[1] 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第 12 页。
[2]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268—269 页。
[3] 高路加：《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第 49 页。
[4] 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第 9 页。
[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二期。
[6]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268 页。
[7]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古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 年 11 月，第 12 页。
[8]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二期。

么区别，功能完全一样。如：、、等辅音既可以处于音节首，也可以处于音节末，具有典型的辅音作用。下面看一下这些原字在合成字中使用的情况，[niŋ]、[niku]、[niŋ]、[nuei]等例子中原字处于音节首。[uen]、[ŋuen]、[ŋuen]、[kon]等例子中原字处于音节末。[mi][mori]、[ma]、[mən]、[mo]等例子中原字处于音节首。中原字处于音节末。[ŋi]、[ŋu]、[ŋin]、[ŋu]、[ŋuen]等例子中原字处于音节首。[ʧ'aŋ]、[ʃaŋ]等例子中原字处于音节末。从这些原字的运用情况来看，契丹原字确实有辅音的功能。

其次，有些原字可以看成纯辅音的情况下，所拼出的音也完全可以成立。如：、等在以下合成字中表示纯辅音，[si]、[seu]、[su]、[sam]、[liŋ]、[luŋ]、[laŋ]、[lou]等。

下面简单地讨论一下契丹民族语词的拼读方面的问题。《清契05》概括契丹小字的拼读法的三种观点，并在、、、、、、、、、等契丹本民族语词中证实了三种拼读法。所举的例子当中，地支名称、数词占多数。据迄今的研究情况看，这些词的读音跟蒙古语中的对应词的读音是比较接近的。从本文所举出的契丹本民族语词的拼读情况来看，依据元音和谐规律拼读出的读音更接近契丹语的亲属语言的对应词。笔者赞成依据元音和谐律来拼读的意见。

此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有关拼读法的意见：

①《研究77》认为："契丹小字里好象也有一些比较发达的拼音方式。如（未）[em]+[a]→[ema]……这也就是说，当一个表示元音加辅音的原字与一个表示元音的原字相拼时，前一个原字的元音构成一个音节，其辅音与后一个原字表示的元音合起来构成又一个音节"[1]。

②《王内90》[2]提出契丹小字拼读突厥语借词时，借突厥文习惯，即按开头元音有时省略字母的习惯来拼读的意见。

③《清契05》[3]提出：实际上契丹小字的拼写法、拼读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复杂，有很多。如：

A.涉及到词首辅音前加读元音与否的问题，王弘力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问题。如：

---

[1]《研77》，第92页。

[2] 王弘力：《契丹小字宫殿解》《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王内90》，第61页。

[3]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2期。

寿昌，sen ？esen ？  林牙，limɣa ？əlimɣa ？  夷离堇，rigen ？irigen ？

B. 涉及到词首是否有清辅音的问题。如： （ ）大安，uduwon？ Xuduguon？

C. 涉及到连读元音（hiatus）和长元音的问题。如： 冬，ul ？u'ul ？ 猴，p'o ？ p'o'o ？

D. 涉及到一个原字能否表达复元音的问题。 如： 四十，tutʃ'i ？ 乙五十，t'awi？

E. 涉及到语音换位问题。如： 迤逦免，elmen ？emirin ？

F. 涉及到契丹小字有无复辅音的问题，王弘力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问题。如： 院、宫，uru ？urdu ？

有关拼读法的问题比较复杂，有的涉及到是否与中古蒙古语的语音相似等问题。如：上面提到的B和C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涉及到契丹小字有没有受到突厥文拼读法的问题。如：上面提到的A和F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涉及到契丹语中有没有语音交替现象和契丹小字能不能反映出语音交替现象的问题，上面提到的E涉及到这样的问题；语音交替现象在现代蒙古语中普遍存在。如：面粉 [ɣɷlir]与[ɣɷril] 、羹匙[xalbaɣa]与[xablaɣa]等。目前情况下对上述一些问题还不能一时下准确的定论，还必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解决。

学者们在在契丹小字的拼写法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一些观点：《研究85》[1]等文章中认为契丹小字在书写本民族语词与汉语借词时，也存在一些差别。书写契丹本民族语时，一个词写成一个字（包括单体字，合成字），例如—“二”， —大， —皇统；书写汉语借词时，一个汉字写成一个字（包括单体字和合成字）。如 —皇帝， —尚书， —仙游殿。《西民92》[2] 认为“契丹小字在拼读民族语词和汉语借词方面存在一些不同。……其中，借用语用很清楚的音质来标记音节，而契丹语原出词汇连元音标记都有不清楚的地方” 。《清契05》[3] 提出在契丹小字原字中大多原字既可以出现在汉语借词里，也可以出现在民族语词里。但是有些原字只出现在汉语借词里，有些原字只可以出现在民族语词里 。

《陈杨西99》[4] 指出：“除了原字的异写而外，从《愍志》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同一汉字

[1] 《研 85》，第 151 页。
[2] 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第 11 页。
[3]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二期。
[4] 陈乃雄、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陈杨西 99》，第 72—88 页。

采用不同方式音译的情况。例如："皇帝"二字，在过去发现的碑刻中都写作 ' '，惟独《愍志》都写成 ' '"。《吴内04》[1]指出："契丹小字有特殊的拼读方法，即一个字有不同的拼写法。如 (皇帝)有时拼写成 ， 是的分写式。  有时写成  ， 为 的分写式。以上所举的是汉语借词。在民族语词中基数词一般都用单体原字书写，序数词多用分写式。如：=、=，=（方位名称）。《吴蒙04》[2]还举出 为的分写式。

分析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契丹小字在拼写汉语借词与民族语词之间有一些不同，这一点上学者们已成共识。《研究77》、《西民92》《清契05》都提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对契丹小字拼写法、拼读法有个统一的认识。第二、有些学者分别在汉语借词和民族语词中发现了一个契丹字有两种不同的拼写方式。如：《陈杨西99》发现同一汉字采用不同方式拼写的情况，《吴内04》、《吴蒙04》等则进步发现民族语词中存在的一个契丹字有两种不同的拼写方式。笔者从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还发现了几个支持上述观点的例子：=、=、=、= 等。这种拼写形式存在的程度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如果这种拼写形式较普遍存在，那么说明契丹小字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较为先进的拼写法。《研究77》所提到的契丹小字中的比较发达的拼音方式值得进一步研究。这种例子除了 （末）[em]+ [a]→ [ema]、 [un]+  [a] → [una-]以外，还有一些例子： [tel]+ [a] → [tela] [tel]+ [i]= [teli]等。

关于契丹小字拼读法是参考什么文字的拼读法方面，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说：（一）契丹小字是参考了汉字反切知识的启发下创制出来的。《研究85》支持这种观点。（二）契丹小字是采用汉语反切法来拼读。如《刘考83》，《铭石锁解》持有这种观点。（三）契丹小字是参照回鹘文的拼音法。如：《胡中78》、《清契02》持这种观点。《清蒙05》[3]又提出：契丹小字的拼写方面是否像畏吾儿文字那样有阳性辅音和阴性辅音的意见。

首先，从契丹小字对音节的拼写情况看，它们很像汉语中声母与韵母的关系。如： （陵）、 （點）、 （密）等。可是有时它们又不像是声母和韵母。如：似乎是表示韵母的，有时处于声母位置（ em—a→ema），似乎是表示声母的，又是处于韵母的位置（ k—m →kim）。由此看来，契丹小字是否受到反切法的启发还说不清楚。

从史籍记载和契丹小字的研究情况看，是有参照回鹘文的拼音法的痕迹。契丹语的元音和谐律在契丹小字中有明显的表现，如：契丹小字中有阳性元音和带有阳性元音的音节字、

---

[1] 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方位名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2—53页。
[2] 吴英喆：《契丹小字原字音值探索》（蒙文）《蒙古语文》2004年第期，第48页。
[3] 清格尔泰：《契丹文字释读方法研究》《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一期。

阴性元音和带有阴性元音的音节字、中性元音和带有中性元音的音节字。此外，契丹小字中的一些辅音似乎也有性别，如:原字（ɣ）只与阳性元音结合，（g、k）只与阴性元音结合。这方面跟畏吾儿文、蒙古文相似。

契丹小字原字有无二读现象？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首先明确一下所谓“二读现象”。从上述观点来看，“二读现象”是指一个原字有汉语借词和民族语词的两种读音或民族语词中有两种读音的现象。《即谜96》[1] 认为“，一字二读，一谓天体，一谓时间。言旭日东升，则读[nær]；书夜以继日，则读[ətur]。二读各有使用范围”。《刘燕01》认为“无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都没有一个字有两种读音的情况”。[2]《阮大91》[3] 认为：“契丹小字中的‘月’只是有汉语借词一种读法，并没有另外的读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契丹小字中有一字多音现象，如：、[k‘] ~ [x]　[p‘]~[f]　[t‘ai]~[tai]　—[t] ~[t‘]。学者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中的这些现象，可能与其语言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在蒙文中也有t‘、 t不分，k‘、x（或x、g） 不分的现象。按蒙古语的情况来看，蒙文中存在的t‘、 t不分，k‘、x（或x、g） 不分的等现象与蒙古语的方言之间的差别也有一定的联系。蒙古语方言之间存在x：g、t：d、ʧ：ʤ、ʧ：z、ʃ：ʒ 等辅音的对应关系。例如：xatu:（巴林土语）——gatu:（察哈尔土语）、xut（巴林土语）——gut（察哈尔土语）、tat（巴林土语）——dat（察哈尔土语）、ʧix （巴林土语） ——ʤix（察哈尔土语）等。《清民89》[4]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指出“蒙古语族语言中确实存在音势结构对应关系。……音势结构规律也如同元音和谐律、辅音结合律一样，是该语言的发音趋势、发音习惯逐渐演变的结果。它与具体的词义表达功能没有直接联系”。“音势结构规律提出的还有一重要问题是，这个规律是很古就有的呢？或者是一部分很古，一部分比较新的呢？”，“古代蒙语里q和ɣ是一个形式，k与g是一个形式（一直到现在k ～x与g也是一个形式），č和j是一个形式，t与d是一个形式（一直到现在t与d也分不清）。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古代书面语有意采取中立立场的呢？或者在古代这些音本来就分不清呢？”

笔者认为，上述《即谜96》的关于二读的提法没有充足的依据，也不符合契丹小字是表音文字的性质。根据史籍记载的依据把契丹小字表示天体和时间是都叫做[nær]为合理。

---

[1] 即实：《谜林问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即谜 96》，第 16 页。
[2] 刘凤翥：《最近 20 年来契丹小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2001 年 11 月，第 221 页。
[3] 阮廷焯：《契丹小字“月”音义跋》《大陆杂志》（台北）83 卷第 4 期，1991 年，第 46～47 页。
[4] 清格尔泰：《蒙古语族语言的音势结构》《语言文字论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442—443 页。

笔者认为契丹小字中有一字多音现象的提法值得商榷。契丹语中[kʻ] ~ [x]、[pʻ]~[f]、[t] ~[tʻ]分别是一个音，还是分别有两个音而互相不分，或者运用当中出现了误用而导致不分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契丹语中存在的现象能否与上述的蒙古语的情况相同呢？能否与契丹语的方言差别有关，还是本来就不分这些音呢？这是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的问题。

以汉字在音译蒙古语的情况来看，往往有以读音不同的汉字来标注同一个音的情况。首先以《辽史纪事本末》[1]一书的人名音译来看，其中就有以读音不同的汉字来标注同一音的现象。如：珠克（清译名）——招古（元译名）、珠克（清译名）——昭古（元译名）、索諾木（清译名）——僧奴（元译名）、薩巴（清译名）——撒本（元译名）、薩巴（清译名）——撒撥（元译名）、英格（清译名）——楊割（元译名）等例子很多。下面再举一个以汉字音译现代蒙古语词的例子，蒙古语地名中常见的‘富饶’一词的汉字译名就有巴颜、巴彦、巴燕、巴音、白颜、白彦、白音、、白银、白云、坝堰等十余种译法。如按汉字注音，会出现bayan、bayin、baiyan、baiyin、baiyun五种拼法。比如：蒙古语里“智慧”一词的读音是[ɔyun]，可以用来称呼人名。但用汉字注音时，也许不同的人音读的结果就不相同，如：乌云、奥云、.....等多种译法。

从上述例子看，在给予读音不同的汉字对应的同一个契丹字拟音的时候，需要考虑语音代替规律。

关于契丹小字是否有“音读”、“训读”问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陈中78》[2]提出“契丹人用汉字时用契丹语读”。但他并没有举出直接证据。《黄社81》[3]提出契丹小字中有“训读”汉字。《刘宋83》[4]认为：“‘训读’是表意文字的产物，而契丹小字不是表意文字，而是进入拼音阶段的表音文字，而且大部分的字形与汉字不一样，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音读’和‘训读’的问题”。

我认为契丹小字中没有“音读”、“训读”。因为契丹小字是一种表音文字，根据迄今的研究来看，契丹小字与源出汉字之间意义上基本没有联系。因为，一个是表意文字，另一个是表音文字。所以，我们认为契丹小字中基本上没有“音读”、“训读”情况。

契丹小字音节、音素文字的性质 学者们关于契丹小字性质的认识主要有：

1、《研究77》[5]提出 “契丹小字是在汉语反切知识的启示下，利用汉字笔划形体创制出来的一种介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在创制过程中可能也接受过其他拼音文字（如回鹘文字）的影响”。《高吉81》[6]提出“契丹小字是比较粗糙的拼音文字，一个字母有一个或若干表音符号拼合而成”。

2、《胡中78》[7]中提出“契丹小字是一种以音节音素符号为主，夹有词符的混合体文字”。

3、《刘考83》[8]和《刘契98》等提出“契丹小字是音节拼音文字”。

4、《清契05》[1]认为“契丹小字中存在一部分纯辅音”。

---

[1] 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下）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4—42页。

[2] 陈述：《契丹文字的历史概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46～56页

[3] 黄振华：《契丹文𘜶𘜶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326～333页。

[4] 刘凤翥：《契丹小字𘜶和𘜶的解读及其他》《宋辽金史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317页。

[5] 《研77》，第90页。

[6] 高路加：《契丹小字制字与突厥文》《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第16页。

[7] 胡振华：《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第57页。

[8]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2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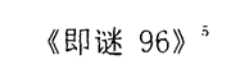
《研究 77》所持的观点是在当时解读汉语借词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其中讲到拼读法的影响时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既承认契丹小字受到汉字反切法知识的启发，也不排除受到其他拼音文字（如回鹘文字）的影响。词是能自由运用的最小语音单位。所以，我们可以把《胡中 78》的观点理解为契丹小字是以音节音素符号外，还有表意词的混合体文字。契丹小字中有无表意词是有争论的。在后面的章节里将对这一问题作阐述。《高吉 81》的观点与《研究 77》的观点是一致的。

研究者都承认契丹小字里存在音节文字，而对于契丹原字是否都是音节制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契丹小字都是音节文字。另一部分人认为，除了音节文字外还存在一部分音素文字。一些学者认为契丹小字除了有音节音素文字外，还有一些表示词符的原字。

契丹小字是表音文字，这一点是肯定的。表音文字是指用字母表示语音的文字。这种文字大都有一套完整的字母，每个字母表示一定的读音，但字母本身不直接地、单独地表示词或词素的意义。只有将字母组合成不同的字（单词）才能代表语言中的词。根据表音文字字母所表示的读音单位的不同，又可分为音节文字和音位文字两种类型。音节文字是以表示音节的字母来书写，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语言中所包括的各个音节用一定数量的符号代表，而不是拼音。音位文字是运用表示音位的字母书写语言。它有一定数量的音素符号，其中包括元音和辅音，有的只有辅音字母。有元音和辅音者，用一个元音符号和一个或几个辅音符号拼成一个音节，然后用一个音节或几个音节组成一个词。

表示元音的契丹原字既可以看成音素字，也可以看成音节字。因此，在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问题上，关键是看契丹小字有没有纯辅音的问题。即契丹小字中如果存在纯辅音，契丹小字就是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如果没有纯辅音，那么契丹小字就是音节文字。关于契丹小字有没有纯辅音的问题在前一节的拼读法部分里已经讨论过。笔者认为契丹小字是一种介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

在契丹小字原字中有没有表示词符的原字的问题上，学术界的观点不一致。这一问题就是契丹小字中有无多音节表意字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契丹小字的字义部分里将要详细讨论。

契丹小字原字的单音、多音节　（1）《沈中 80》[2] 提出："契丹小字保留了大字意字特点的另一遗迹，是有的小字在独立使用时是多音节，但与其他小字相拼使用时则其主要音节为声母或韵母"。（2）《刘考 83》[3]提到"实际上，契丹原字中并没有纯粹的音素，都是音节。除了一小部分是多音节外，大部分是单音节"。（3）《即民 82》[4] 提出："契丹文字依据汉字制成。汉字表意的特点，给它留下烙印是比较自然的事。所以，小字之中也有一些表意文字"。《即谜 96》[5] 说短语时提到："义是北，音为[nɑ]，半意译半音译则是'北那'。北那，或是嫩江某一支流，或即嫩江之契丹语名"。（4）《丰中 98》[6]提到："契丹小字除基本数词外，还大约有 80 个单体字，把它认为单音节是不可能的"。（5）《王民 86》[7]提到："有必要强调一下契丹小字的标音特点。它重于反映语言，没有象形会意的符号，过去以为它是半表音半象形的混合文字乃是一种误解。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把常用的单音节和少数双音节词制成字，数目字就是实例。数目字虽有固定的音节字母，而需要表达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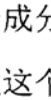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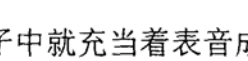
---

[1]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二期。
[2]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53 页。
[3]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268 页。
[4] 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举隅》《民族语文》1982 年第 3 期，第 54 页。
[5] 即实：《谜林问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第 47 页。
[6] 丰田五郎：《契丹小字所保留下来的中古蒙古语之痕迹》中日合同文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1998 年。
[7] 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 年第 4 期，第 64 页。

音词时，它也被充当字母用，前述在的第一字就是数目九”。（6）《西民 92》[1]提出：“契丹小字基本上是表音文字……。但是，契丹小字中既有一些作为单体字使用的表意文字，也有表意表音的混合使用的文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契丹小字中存在着数词等一些表意文字。但是表意字形也可以作为假借字起到表音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根据契丹小字研究的目前情况看，契丹小字中还没有表意字。《清内 97》[2]提出：“原字中是否有些字（哪怕是一部分特殊字）是表示两个或更多音节的表意字？我们迄今看到的辅音性原字、元音性原字、‘辅音+元音+辅音’的原字都没有突破一个音节。如果有表示复音节的原字，那就和表意的大字的界限模糊了”。《清契 02》[3]又提出：若为单体字可表示复数音节之说也是没有根据的，至少迄今没有一个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的确实可靠的事例。从迄今的研究看，契丹小字的原字基本上没有表示复数音节的。这是由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的本性来决定的。是否绝对没有？在特殊情况下有没有例外？这些问题不忙于作最后结论。但是迄今把一个原字以双音节甚至以三音节释读的，其绝大多数都不可靠，这是可以肯定的。《于内 96》[4]依据《研究 85》的统计，对契丹小字的性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在这 300 多个契丹原字中，除个别性质尚不太清楚外，绝大多数是表音的”。他将 300 多个契丹小字原字中分了“独体字”、“合体字”、“混体字”三部分。“独体字”是指只单独使用，不与其他原字组合的原字；“合体字”是指只与其他字组合，不单独使用的原字；“混体字”，是指又能单独使用，又能与其他原字组合的原字。然后指出：“根据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契丹小字的组合是一种拼音的组合，因而，“合体字”和“混体字”是表音字是没有问题。于先生接下来又分析了“独体字”，并认为一部分“独体字”是表音无疑。另外，据统计，在总原字中“独体”原字占的比例为 8%，可见在说明文字性质上，它不占主要地位”。

笔者认为《于内 96》一文将原字分为“独体”、“合体”、“混体”并对其性质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可取的。然而，就因为“独体字”数目在总原字中的比例小而被忽略是欠妥的。《清契 02》中以单音节、多音节标准来辨别表音、表意原字的性质。并且对契丹小字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笔者赞成《清契 02》的观点。从契丹小字的具体情况来看，一部分表示整个音节的原字。但音节字还可以充当表音成分。如：“”、“”、“”等原字，在等例子中就充当着表音成分。《清契 05》[5]认为，表示整个音节的原字可以表示词义，但不表示这一音节而专门表达这个词义的。如：“”既可以表示“百”的词义，有表示“招讨使”的“招”。表音文字里包括音节文字和音位文字。表音文的字母本身不直接地、单纯地表示词或词素的意义。表意文字是指用象征性的图形或符号表示词或词素的文字。每个书写符号都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或词素。它既不直接象形，也不直接、单纯地表示读音。多音节原字很难和别的原字一起拼用，就不能直接地、单纯地表示读音而主要起到表意的作用。如果契丹小字中存在多音节原字，并存在的范围较大的话，就是存在一部分表意文字。因此，有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原字对契丹小字的整个文字性质有影响的。

---

[1] 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第 11 页。

[2] 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第 4 页

[3]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19 页。

[4] 于宝林：《契丹文字制字时借用汉字的初步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第 62—63 页。

[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二期。

第二节　契丹小字的字形特征

契丹小字字源研究　关于契丹小字字源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契丹小字字源是回鹘字母；第二，契丹小字字源是突厥文字；第三，契丹小字字源是汉字；第四，一部分契丹小字的字源是突厥文字；第五，一部分契丹小字的字源是回鹘字母。这五种观点中，第一、二种观点已经被彻底推翻；第四、五种观点缺乏充足的证据；第三种观点既有历史记载的旁证，也有文字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证据。第四、第五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一些字源不明的契丹小字原字的认识上。前者认为，这些字源不明的契丹小字原字是从突厥文、回鹘文中借来的。后者认为，这些来历不明的契丹小字原字是从对汉字字形进行增损或运用汉字基本笔划来构造的。

笔者认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第一，目前所整理出来的契丹小字原字表中有一些是字源不明的原字，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一问题呢？第二，怎样去看待一些附加符号的来源？是否受到另一个文字系统的影响而创造的符号呢？比如：那些带点字的点是否受到其他的文字系统的影响而创造的呢？契丹人有没有对契丹小字的正字法进行过修改。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我们从历史记载来看，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中也记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1]。元代脱脱主编的《辽史》中记载：“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2]。这些史籍资料反映了创制契丹大字时的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契丹大字是对汉字进行增损变化的基础上创制的。我们再从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小字里面有进一步对汉字和大字进行增损变化的痕迹。契丹人在创制大字的过程中就知道对汉字进行增损变化。所以，我们可以推理一下，在创制契丹小字是否更理解对汉字和大字进行增损变化的方法？而出土的契丹小字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刘东 84》[3]认为：契丹人除了利用汉字字形外还使用汉字的增损、仅仅参照汉字的字形结构、参照契丹字本身（包括大字和小字本身）等方法来创制出契丹小字原字。我认为《刘东 84》对契丹小字字源来历的阐述较为准确。

从契丹小字的基本部件、基本笔划来看，跟汉字的基本笔划是一致的，它的基本部件中也有横、竖、撇、捺、提、点（反点）等。契丹小字原字中也存在同样的笔形，其中至少 70 多个原字与汉字一样，还有一些原字跟契丹大字一样。一部分契丹原字是对汉字稍作改变而形成的，也有不少一部分是增损汉字字形而形成的。有一些契丹小字原字虽然找不到与其对应的汉字，但是从笔划、笔顺、笔势方面可以找到和汉字的一些联系。

《研究 85》[4]认为契丹小字也有篆体、正楷、行草等书体之别。除了契丹小字本身的字形、书写体外，其他一些方面也在反映契丹小字和汉字之间的关系。如：志盖的修饰和风格、墓志哀册叙事句型和四言颂辞句型。我们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契丹小字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证明它与汉字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高吉 81》所列的一些来历不明的原字、、、、、、、、

[1]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中华书局出版，1987 年 12 月，第 888 页。
[2] 脱脱等撰《辽史》卷六十四，中华书局出版，1974 年 10 月，第 16 页。
[3] 刘凤翥：《契丹小字与汉字的关系》《东北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
[4] 《研究 85》，第 148 页。

、、、等。该文[1]认为：这一批原字的字形在近音汉字里找不到证据，但在突厥文字字母中都可以找到本源。我们把这些契丹小字原字与突厥文字字母进行对照看，确实有相似点，不过它的字体是不一样。对此《高吉 81》的解释是，这些原字在字体上已经汉字笔画化了。而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原字使用了汉字的基本部件和字形结构。这两点哪一个为准确呢？

我们再来参考一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造字过程的一般情况。以蒙古人使用过的回鹘式蒙文、八思巴文的情况为例来看，他们在造字过程中同契丹人一样也是从别的文字系统的文字为蓝本。回鹘式蒙文、八思巴文分别以回鹘文和藏文为蓝本创制了文字。在回胡式蒙文、八思巴文的创制过程中都借用了其他文字系统的基本部件。如：回鹘式蒙古文用了回鹘文字母，八思巴文用了藏文字母。回鹘式蒙文、八思巴文的造字情况，我们能不能推测契丹小字只用了汉字的字形而没有用其他文字的字形？笔者认为，还不能。

《高吉 81》首先提到："从历史角度来看，契丹小字制作除主要受到汉字影响外，也不排除受突厥文启发的可能性"[2]。其次，他提到："我通过把研究者们已能确定读音的契丹原字逐个同汉字与突厥文字字母进行比较，发现有一批原字的字形在近音汉字里找不到证据，但在突厥文字字母中都可以找到本源"。

笔者认为《高吉 81》所举的历史方面的证据还不能证明他所提出的观点。把历史上的可能性当作证据来使用显得有些不可靠。其次，《高吉 81》提出的一批原字的字形在近音汉字里找不到证据，但在突厥文字字母中都可以找到本源的这一标准也有些欠妥。对此，笔者认为，在这里关系到契丹小字的字音与字形之间的关系，即契丹小字的读音是否从字源方面得到解决的问题。目前的契丹小字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小部分字的读音与汉字的读音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字形的来源获得契丹字的具体的读音，往往都是失败的。字形越是一样；其音和义越是不相同。甚至可以看到有意识地要把两者相区别开来的现象。如：

……字形与汉字字基本上一样，但是它的音、义与同形汉字的音、义很难挂钩。这些情况似乎与拼音文字的书写符号的任意性原理相符合。《高吉 81》所列出的原字的读音与字形相似的突厥文字的读音有一致的地方。是否存在一小部分借用突厥文字形的原字？而它们的情况跟借用汉字字形的原字的情况有所不同呢？笔者认为，这些情况目前还不清楚，还需要继续研究。

《胡中 78》[3]根据《辽史·皇子表》中的有关契丹小字创制记载提出：契丹小字吸收回鹘文的表音方法是主要的，但也不排除吸收过回鹘文的字形，可能不是吸收回鹘文的全部字母，而是吸收了某些字母的单字或连写形。该文[4]所列出的几个可能与回鹘文字形有联系的原字为、，并认为契丹小字（礼），就很像回鹘文[l]的尾写形式ㄣ与[i]的尾写形式勹的合写。又如契丹小字，也很像回鹘文亻[n]、勹[k']、丿[a]的并排分写。

《辽史·皇子表》的记载并没有明确说明从回鹘使者那里学到什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重契丹小字本身所体现的一些信息。《胡中 78》所据的依据更是猜测成份较大，不能证实他所提的观点。以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他把拆开原字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如：是

[1] 高路加：《契丹小字制字与突厥文》《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 年第 2 期，第 27 页。
[2] 高路加：《契丹小字制字与突厥文》《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 年第 2 期，第 40 页。
[3] 胡振华：《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3 期，第 59 页。
[4] 胡振华：《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3 期，第 59 页。

一个不能分开的独立原字，笔者在有亻部件的原字中读音较有把握的有[m]、[mu]、[p]、[ue]、[t'a]、[ri]、[ru]、[tu]、[t'ur]等。它们的读音中没有出现[n]音素，这就证明字是由亻[n]和表示犬的表意成分（犬）来构成是说不通的。同样在有部件的原字中释读得较有把握的有[t]、[t'o]等。它们的读音中没有出现乚[l]音素，因此，字是由[l]的尾写形式乚与[i]的尾写形式勹的合写是说不通的。

契丹小字书写方法 研究者们关于契丹小字书写方法特征的观点几乎一致。比如：《研究85》、《清亚97》[1] 等文章中："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石刻文中有少量的单体字，多数都是合成字。有些原字只出现在单体字里，有些原字只出现在合成字里，有些原字既可以出现在单体字里，也可以在合成字里出现，而合成字可以由二至七个原字组成。其排列次序一般为先左后右，二二下推。若有三个、五个或七个原字组成，末一个原字居于下边中间。个别情况下，也有上边中间写一个字，再往下按上述办法写下去的" 。最近，有的学者提出有八个原字组成的合成字的观点。

前文已提及，用契丹小字书写契丹本民族语词与汉语借词时，也存在一些差别。书写契丹本民族语时，一个词写成一个字（包括单体字和合成字）；书写汉语借词时，一个汉字写成一个字（包括单体字和合成字）。关于是否存在八个原字组成的合成字的问题，即实先生在他的文章当中还没有发表过，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出现在哪一个契丹小字石刻文里。不过，我认为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契丹小字中附加成分一般与词干连写。需要接几个附加成分的需要时，则顺序递加，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合成字。《王民87》说："考察契丹小字诸哀册和墓志，名词后附加成分一般一个或两个原字；动词后附加成分或有三个原字；附加成分无论多少皆与词干连写"[2]。《研究85》[3]提到过：契丹小字是从上而下直写，字与字之间应留空隙，而现存契丹小字资料，特别是《许王墓志》和《萧仲恭墓志》都刻的很挤，字与字之间几乎无空隔。这就给断字造成困难，四个原字与六个原字组成的字挤刻在一起，就很难断定上一个字是四个原字还是六个原字"。所以我们在分析原字数时也要考虑到上述的问题。

上述合成字的拼写顺序和附加成分递加的情况似乎表明契丹人当时同时参考了汉字的字形和拼音文字的构词法、书写法。虽然，契丹小字的字形是原本地或增损汉字的字形为符号来记录契丹语，但是它的拼读顺序与递加附加成分的方式等方面和拼音文字有相当的相似之处。如：契丹小字表达'孝'[赤寔得本]，表达'兔'[陶里]。契丹人当时的词根与附加成分递加的情况跟中世蒙古语相似，而与现代蒙古语的情况有些不同。

契丹小字的书体 《研究85》[4]认为：契丹小字的原字也有篆体、正楷、行草等书体之别。篆体见于帝后哀册盖，正楷和行草则并见于册文、墓志和其他资料。行书体写成的契丹小字资料中，有不少连笔字。所以原字存在一个字由不同书体写成的。《研究85》[5]认为——

[1]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韩国出版社的《亚洲诸民族文字》1997年7月，第27页。
[2] 王弘力：《契丹小字之契丹》《民族语文》1987年第5期《王民87》，第63页。
[3] 《研85》，第156页。
[4] 《研85》，第148页。
[5] 《研85》，第155页。

——，——等几组字是不同书体写成的异体字。

在文字的实际运用当中产生了不同的字体。隶书是由草篆变成的，隶书一般为方折及横、撇、捺等笔画。楷书是由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楷书是汉字隶楷阶段的重要字体。楷书有名正书或真书。行书继承了今隶草体或某些草书的笔法，但不是这些草体的简单的拼合，而有自身的特点。它同时吸收了楷书的笔法。行书的发展，逐渐成为介乎开提及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他没有固定的规矩，写得接近楷书的，叫做行楷；写得接近草书的，叫做行草。行书比草书规矩整齐，容易辨识，又比楷书自由灵活，便于书写，成为人们日常书写的常用字体。契丹小字也在使用当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字体。学者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原字书体的不同而产生异体字的一部分异体字。关于异体字在契丹小字的字音特征的部分里已提过，这里就不再重复。

契丹小字的行文款式 学者们在契丹小字的行文款式、志盖的修饰和风格、墓志叙事句型以及四言颂辞、墓志的叙述格式等方面进行过研究。如：《研究 85》[1] 等认为：契丹小字石刻的行文款式由自上而下直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重叠词中的后一个字可以用两点（ ： ）表示。《刘于文 77》说："《许王墓志》志盖的修饰和风格来看，都是承袭了唐代的传统" [2]。该文还认为：一般契丹小字墓志除在文中写明墓主人于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外，往往在最后一行还写一个刻石日期，而这个日期往往和入葬日子相同。《王民 86》指出"契丹小字墓志哀册摹仿汉文墓志叙事句型以及四言颂辞"[3]。《即谜 96》[4]指出："哀册文字均由两部分构成。前头一小段是辞。序，交代册主逝世时间、地点、徙殡地点、安葬地点，并述祭礼以及嗣皇命臣为文颂德等等。辞，则是韵文，无一例外是典型的歌功颂德的文字"。

笔者认为：在契丹小字石刻文的辞文部分中确实存在有押韵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四言颂辞横的方向押韵。如：在《萧仲恭墓志》的辞文部分的 46 至 48 行的 3、5 段尾都用字来押韵。在《乌日根塔拉辽墓志》的辞文部分的 28 至 30 行的 1、4、6 段尾也都用字来押韵。我们认为：契丹小字墓志哀册的辞文中是否存在一些头韵现象值得研究的。《刘考 83》、《研究 85》、《即谜 96》等采用韵文的对仗、对偶等现象来释读一些字词。《清契 02》提出："文章的体例、格式，语句的前后呼应，韵文的对仗、对偶等，都可能为释读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5]。契丹小字的行文款式、志盖的修饰和风格、墓志叙事句型以及四言颂辞、墓志的叙述格式等方面在表明他与汉字之间的密切关系。

原字的拆分及拼合问题 随着契丹小字研究的深入，以前曾认为是一个原字的，现在有的看成是由两原字组成的合体字。还有以前曾认为是两个原字组成的，现在有的看成是一个原字。前面已介绍了这一方面的一些提法，如：

《胡中 78》[6] 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原字，而是由与这两个原字构成的合体字，它似乎不读[faŋ]，而应读[p'uaŋ]。《清契 02》[7] 认为：似乎是合体字，由于契丹语的情况，契丹语与汉语交流的情况，尚不十分清楚，暂保留[faŋ]、[p'uaŋ]两种读音，以后继续观察。

---

[1] 《研 85》，第 148 页。
[2] 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1）1977 年，第 91 页。
[3] 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 年第 4 期，第 69 页。
[4] 即实：《谜林问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第 1—2 页。
[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14 页。
[6] 胡振华：《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3 期，第 58 页。
[7]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95—96 页。

笔者赞成把原字 看成合成字的观点，从字形上看 字的第一个横比第二个横稍长一点，似乎有 、 两个原字拼成的痕迹。并且 、 两个原字拼成的读音与 字的音相同。如： [p‘]、[f] [uaŋ]合起来拼读为[p‘ uaŋ]或[f uaŋ]， 的读音[p‘ uaŋ]或[f uaŋ]。

《刘等考 82》说：“ 字由 和 两个原字拼成， 音 i， 的读音暂不知”[1]。《丰中 98》说：“契丹小字 就是福字草书的变形，所以， 和 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原有文字把它读解成 qutuɣ 是合理的”[2]。《即内 88》[3]提出， 可能读[ʧiə]，表示“甥”，与此相关的 当读[ʧiəsei]，表示福，与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同音。 字的组成部分 在 、 、 等书写借词中出现，关于 的解读，《刘等汉 95》[4] 释读《耶律宗教墓志》时，把 标记为“伯父”。《丰民 98》[5] 把 标记为夏国。《刘等汉 95》[6]和《丰民 98》又把 标记为“胡覩古”。《清契 02》[7] 认为， 原字读 iɑ（如果后接 em，也可能读成 æ）。与有关的词对照情况看，它表示“兄”也比较肯定。 是一个原字，还是由两个原字组成的合成字在学术界有分歧。我们从 字的使用情况来看，契丹小字 可以单用，也可以和别的原字拼用。关键是我们怎样来看待 ，是否可以看成特殊字呢？ 是否当读[ʧiəsei]，是否和‘也速该’同音，‘也速该’和[ʧiəsei]是否表达福的意思都是不明确的问题。 是否可以看成一个特殊字，并读为 quTuɣ 是否可靠的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如果这一读法成立，那么契丹小字中存在一些由两个音节组成的原字。

《即谜 96》[8]说：《研究》统计原字将 列为原字是个小误。这只要与《道册》第 11 行之 比较一下就能辨别出来。 义为北，附词缀 ，则成北方，北面之义。 是 与 二字相缀，这不仅可从其上之 —南北对举来证明，而且可从其前即第四句之 来证明。

[1] 刘凤翥、翁善珍、郑瑞峰等：《内蒙古喀喇沁出土契丹小字铜镜考释》《考古》1982 年第 3 期，第 310——311 页。
[2] 丰田五郎：《契丹小字所保留下来的中古蒙古语之痕迹》中日合同文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1998 年。
[3] 即实：《从 说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第 60—61 页。
[4] 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台北）1995 年第 13 卷第 2 期，第 336—337 页。
[5] 丰田五郎：《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民族语文》1998 年第 1 期。
[6] 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台北）1995 年第 13 卷第 2 期，第 338 页。
[7]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91 页。
[8] 即实：《谜林问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第 11 页，第 23 页。

是押韵来证明。《刘博 84》、[1]《研究 85》对 一 𘤗𘤽 读为“北院”。《王民 86》[2] 对 一 𘤗𘤽 释读为“北院”并提出“一”可读 ɑr、ɑru。《丰内社 91》[3]同意上述两文对一的释读，并提出可读作 ūmere.《即谜 96》[4]说一义为北，读音为［xɔi］，读 𘥂 为[xɔit]。《清契 02》[5]同意上述释读拟一为 xɔi。

笔者赞成把 𘥂、𘤗 可以看成是由两个原字组成的合成字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契丹小字一的拟音[xɔi]为正确，那么契丹小字表示方位名称 “北”的读法与蒙古语“北”的读音基本上一致。只不过比起现代蒙古语的“北”，它的用法更为古老。即契丹语中一[xɔi]能独立使用，而蒙古语中表示方位名称“北” ［xɔi］ 的词根不能独立使用而已。在契丹小字石刻中 𘥂 和一 𘠏 两种形式都出现，可以把 𘥂 看成是一 𘠏 的一种特殊写法。

契丹小字“简”的特征 契丹小字“简”的特征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几乎一致。即：一是笔划少，二是用起来简便。如：《研究 85》认为：“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的三百五十个左右原字字形中笔画最多的为 𘦘、𘥽 有十画。其中 𘦘 与 𘤗 同音，仅在手抄本中出现一次；𘥽 则可以视作 𘠏、𘥂 字的复合形式，……至于一些常用字，多在六画左右。而西孤山式契丹文字有十五画、十三画的字，九画、十画者常见。两者比较，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笔画较为简单。”[6]

目前的契丹小字原字表中有 514 个原字。据统计，其中有两个十个笔画的，有八个笔画的原字有九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到六个笔画的原字占原字总数的 86%左右。新增加原字中笔画超过十画的还没有出现。所以，笔者赞成学者们对契丹小字“简”特征的解释。

契丹小字“数少”、“该贯”、“简”等特征是跟契丹大字的特征比较而言，任何一种文字的特征都是从其他各种文字的比较中获得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数少”、“该贯”、“简”的特征表明契丹小字文字本身的科学性。文字的科学性指文字这种符号系统在表现语言和实际运用方面的特征。科学性强的文字，其符号的形体简单、清晰。文字系统表现它的纪录的语言准确、明白，符合易学易用的便利要求。只有这样的文字在日常交际中才能较好地发挥其职能，为文字的广泛通行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前提。科学性差的文字往往是字形复杂和口语脱节、难学难记难用。契丹小字比起契丹大字有以上三个方面体现着文字的科学性。比起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数少”、“简”主要体现在实际运用中的进步性，“该贯”这一点则主要体现契丹小字表现语言方面的科学性。

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 契丹小字中存在一些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并存现象。关于这一现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的语音方面存在差别。

---

[1] 刘凤翥：《辽代的语言和文字》《博物馆研究》1984 年第 3 期，第 49 页

[2] 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 年第 4 期，第 63 页。

[3] 丰田五郎著、那顺乌日图译：《关于契丹小字的几点探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 年第 3 期，第 75 页。

[4] 即实：《谜林问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第 11 页。

[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30—31 页。

[6]《研究 85》，第 10 页。

如:《研究77》认为“带有某种符号和不带有某种附加符号（例如带点和不带点）的原字，在发音上（甚至在区别语义上）必定还有一些尚未被我们完全掌握的规律”[1]。达斯金认为契丹原字中，由于笔划增删而读音略变，有时候一点一横起着表示相近音之间的细微差别的作用。《黄社81》[2] 认为：契丹小字中带点的是为了区别一个契丹字的不同音值，而采用的区别符号。例如：以“”表“讷都”的音值，以“”表示“塔格”的音值。《即社81》[3]谈到时，认为：当初造字之时，无符号之字只记[sær]一音，而不标记他音。与[sær]对应的汉字“月”之读音联想，又造一个有符号之字，用以标记[iue]音。而在以后的使用当中，误用而形成了混淆使用的现象。作者还举了“”和“”的例子，认为无符号之字与有符号之字其读音相近。《陈内88》[4]提出：“契丹小字中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的语音区别在于尾音带n和不带n，即字形相同的契丹小字，右上角带点的尾音带n，不带点的则尾音不带n” 。《即东86》[5] 谈到“”、“”时认为:“”字下之点可能示意只读字之韵而弃其声，即读[gui]，读[ui]。《高内88》[6]、《高内91》等认为：原字加一点后读音和用法不一定仍相同。例子：与用法不同。契丹原字“”、“”并非同音字，“”[uŋ]基本上只用来音译汉字，而“”则不用来音译汉字。

部分学者认为，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的音义相同。《研究85》[7]认为：“有些契丹字加点与不加点音、义相同。例如〔〕、“”都可释为“卫”的音译。” 《刘考83》[8] 等认为“用一个原字组成的契丹小字中，有很多加点的字，音义相同。”

《即契80》[9]认为：“契丹小字数词中不带点的本字表示的是个位数，带点的‘影子字’表示的是相应的十位数：是‘二’，是‘二十’，是‘三’，便是‘三十’。” 《即内86》[10]作者修正了《即契80》所提出的看法，说到：“经过一番周折，方始认识‘影子字’原来就是基数词”。《吴内05》认为，“契丹小字中被称为‘影子字’的带点字与不带点字的对立，是否也与被修饰词的性别有关呢？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11]。

《陈内92》[12]认为：契丹小字数词‘影子字’看作是与本字个位数词对立的十位词，或与

---

[1] 《研 77》，第 92 页。
[2] 黄振华：《契丹文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2 期，第 332 页。
[3] 即实：《契丹字源一斑》《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3 期，第 107—108 页。
[4] 陈乃雄：《蒙古语族语言的词汇》《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5] 即实：《契丹小字解读拾零》（上）《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第 64 页。
[6] 高路加：《契丹姓氏耶律音义新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第 81 页。
[7] 《研 85》，第 112 页。
[8]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266 页。
[9] 即实：《契丹字源初探》辽宁社会科学院（油印）1980 年 5 月。
[10] 即实：《关于契丹数词读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 年第 4 期，第 97 页。
[11] 吴英喆：《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25—28 页。
[12] 陈乃雄：《契丹小字数词“影子字”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第 1—8 页。

本字基数词对立的基数词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然后提出：它与书写形式上的礼仪或情态有关，主要表示对限定对象的某种敬意，也可表示对限定对象数量上的某种强调，其词汇意义完全相同于不带点的本字。在语法关系上也与基数词无关，属于概括复指的功能，也正是阿尔泰语系许多语言的基数词所共有的。

《刘燕01》[1]指出：《陈内92》所谓的影子字，即右上角带一点的单体字。用带点和不带点的说法明确易懂，用‘影子字’则令人费解。带点字多用于敬语，表示尊敬所述的人和事。这种结论是否正确也尚待验证。

《清契02》[2]认为：字从而来是明显的，而且读ue也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对没有加点的的标音[sær]是根据史籍记载来标的。它能否经得起考验，我们还需要继续考查。如果两种标音都能经得起考验，那么，这种现象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意思并有重大意义的提示，那就是：有些字有本民族的读音，加了一个点以后是否可以变成与此有关的借词的读音呢？起码在最初的来源上是否有过这种现象？这些是我们抱着很大兴趣继续关注的问题。

我们把上面学者们的观点概括起来：第一、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契丹小字中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有差别；还有一些学者们则认为他们之间音义相同。如：《研究77》、《陈内88》、《黄社81》、《即社81》、《高内91》、《高内88》、《即契80》、《即内86》、《陈内92》、《清契02》等认为契丹小字中带点字和不带点字是有差别的。达斯金先生也认为有差别。《研究85》、《刘宋83》、《刘考83》等认为契丹小字中带点字和不带点字音义相同。

第二、有些学者对契丹小字数词的带点字与不带点字进行过专门研究，有些学者则对整个契丹小字文字系统的带点字与不带点字进行过研究。如：《即契80》、《即内86》、《陈内92》等文章中对契丹小字数词的带点字与不带点字进行过专门研究；而《研究77》、《研究85》、《黄社81》、《即社81》、《高内91》、《高内88》、《刘宋83》、《刘考83》、《即东86》、《清契02》等文章则对整个契丹小字文字系统的带点字与不带点字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三、学者们对契丹小字文字系统的带点字与不带点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有的涉及到语音上的相同与否；有的涉及到语音、语义；有的涉及到契丹语的语法范畴；还有的涉及到契丹本民族语词与借词的关系。

笔者认为带点字和不带点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学者们的解释也有较大的分歧，解释所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所以不可能都是正确。因此，契丹小字释读获得更大进展后才能解决也许较为妥当。

契丹小字原字的出现次数及位置 关于契丹小字原字的出现次数及位置问题，《长契 51》[3]对契丹文字进行了统计研究。他根据四个哀册，分析了契丹小字的构造，归纳出 327 个原字（把原字划分为表意原字和表音原字两大类），并认为 327 个原字里至少有二百多个表音原字，从出现频率在十次以上的原字中选出四十九个，对它们在词首、词中、词末及单用形式分别作了统计分析。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苏联学者斯达里科夫等人用计算机统计的方法对契丹小字组字及语法规律进行过种种探索。不过当时所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稀少，利用计算机统计出来的结果不一定可靠。《研究 85》对契丹小字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出四千多个不同的形体，并对每个契丹小字的出现次数及出处做了统计。一些学者在释读契丹小字原字的文章中，也对某些原字出现位置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如：《宝中 05》[4]指出：183 号原字（）只

[1] 刘凤翥：《最近 20 年来契丹小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2001 年 11 月，第 221 页。
[2]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43 页。
[3] 长田夏树：《解读契丹文字的可能性》《神户外大论从》2 卷第 4 号，1951 年 12 月，第 40～66 页。
[4] 宝玉柱：《契丹小字 183 号，227 号原字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130 页。

出现在词首，可称之为词根字。《清蒙 05》提出疑问："是否根据原字的所处地位（词首、词尾、音节首、音节末）其发音有所不同。"[1]据统计，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总数约有四万。因此，利用计算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是否存在只能出现在词首的原字，还有没有只出现在词中的原字等问题都需要研究。我想利用计算机统计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节　契丹小字字义特征

契丹小字的形、音之间联系　学者们关于契丹小字的字形、字音关系的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以下两点：一、契丹小字是依据汉字字形创制，因此，其音其义与所本汉字有一定联系。认定所本之汉字，对于了解文义与读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社 81》、《即民 82》等持有这种观点。比如：《即民 82》[2]**丸**字源当是**丸**字，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移植。**丸**，乙，读轧。旧版《辞海》一解参以《六书故》曰：'土密凝也'。据此解释，可知**丸**即今之圪字。今圪字读[gə]，北方口语则有称[gɑ]者。而轧字亦可读[gɑ]。二字读音相合。据此，**丸**之读音可拟为[gɑ]。**当**字源当是"公"字之行书体。故拟其读音为[kun]。《刘东 84》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二、契丹小字虽取形于汉字，但是它的取形是比较任意。《沈中 80》也说："小字虽取形于汉字，但是它任意而无规律。因此我们还不能据字形解读。"[3]《清契 02》[4]认为：契丹小字虽参考汉字字形制作，但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字，甚至可以看到有意识地要把两者区别开来的现象。如：**一 丁 十 木 吞 丈 力 了 乙 及 仕**……字形与汉字基本上一样，但是它的音义都很难与同形汉字的音义挂钩。实际很少一部分字的读音与汉字的读音有一定关系的那些字，并不是根据字形推知其音，而是了解其音以后，才联想到有关汉字的字形的。《清蒙 05》一文中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实证法的观点审视上述种种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发现，有些问题已经在实践当中得到解决。……在字源研究的意义方面，契丹文字的字形来源于汉字是毫无疑问的，很少一部分字的读音与汉字的读音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迄今的经验证明，如果想从字形的来源获得契丹字的具体的读音，往往都是失败的。"[5]

契丹小字中有很少一部分字的读音与所出汉字是有一定联系的。如：**关**（i）—益、**九**（k）—几、**业**（γɑ）—夹、**用**（iŋ）—用、**屮**（l）—来、**由**（io）—由、**子**（tʃ）—子、**大**（t）—大等等，但是上述所说那样不是根据字形推知其音的，而是了解其音以后，才联想到有关汉字的字形的。除此之外，释读得较有把握的很多字的读音和所源出汉字看不出有什么关联。如：**丁**[tʂry]、**吞**[unj]、**力**[nɑ]、**了**[tutʃ']、**乙**[t'æp]、**及**[o、əu]、**丙**[iou]、**卡**[der]、**不**

[1] 清格尔泰：《契丹文字释读方法研究》《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一期。
[2] 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举隅》《民族语文》1982 年第 3 期，第 56—58 页。
[3]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51 页。
[4]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18 页。
[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方法研究》《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一期。

[ha]、 [a]、 [nai]、 [iu]、 [a]、 [ol]、 [uŋ]、 [iu]、 [t]、 [γou]等等。

由此看来，一小部分契丹小字与源出汉字的读音有一定的联系，在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原字中多数原字和源出汉字的读音没有联系。因此，我们在释读契丹小字的过程中要坚持实证的精神。并且在较可靠了解其音以后，再来研究它与源出字源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合适。笔者认为，契丹小子的原字内部造字上可能存在系统性。

契丹小字与汉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 关于契丹小字与源出汉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一个是表意文字，另一个是表音文字，所以无从谈起。如：《清亚 97》[1]一文持有这种观点。也有一些人认为少数契丹小字原字跟源出汉字字义有关系。而《即社 81》、《即民 82》等认为契丹小字原字跟源出汉字字义有关系。

语言的任意性特征由索绪尔最先提出，现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它指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表音文字的主要特征是表音符号不表意或者和意义只是间接的关系，符号只是记录语言的声音不是用来描绘或提示事物。契丹小字是一种表音文字。契丹小字原字之中有一部分表示整个音节的字，这些原字可以单用、也可以跟别的原字一起拼用。所以，原字不能直接和意义产生关系。如： [t'au] [dʒau] [ia] [Xa]等原字单独使用时可以表达五、百、兄、皇等意义，但不是说它们只表示这些意义。因为他们也分别在 中表达“招”和“讨”， 、 之中表达[ia]、[Xa]等标音成份。

由此看来，契丹原字的字形与其字源汉字的字义的关系是比较任意的，这种观点还是比较符合实际。契丹小字的字形与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间接的。而且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契丹小字的字形、字义的关系符合拼音文字书写符号的任意性原理。

有表意文字和无表意文字之说 “表意文字”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子。（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2]

最早明确提出“表词文字”的是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他在《语言论》[3]中提到：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一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word-writing 或 logographic writing）。

西方“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表词文字”、“言词文字”等语言学概念进入中国后，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学者们对汉字的性质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并对汉字的性质作了如下几点解释：“表意文字”、“意音文字”、“表音文字”、“表词文字或语素文字”等。

上面契丹小字字音特征的部分里已经述过契丹小字原字都是单音节，还是存在一部分多音节原字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有没有多音节原字问题就是有无表意文字。即契丹小字原字都是单音节的学者认为契丹小字中无表意文字；坚持存在一部分多音节原字的学者认为，契丹小字中存在表意文字。关于契丹小字有无表意文字的问题上面已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

---

[1]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韩国出版社的《亚洲诸民族文字》1997 年 7 月，第 27 页。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50—51 页。

[3]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60 页。

笔者赞成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契丹小字中基本上没有表意文字的观点。

第四节 契丹小字的其他特征

契丹大字与小字能否用在同一篇文章里 契丹大字与小字能否用在同一篇文章里，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看法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契丹大字与小字能用在同一篇文章里，如《山契 56》认为："在本质上契丹文字并无大字小字之别，汉音和意义，这就是契丹大字，可以把'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叫法改成'汉语用字'和'契丹语用字'"[1]。《沈中 80》[2]认为：契丹小字，实际上是大字的发展和跃进，它绝不是另一种体制的文字。原因是：1、小字中完全摒除了汉字原形原义或原形训读的借用。2、由于使用表音的音节字拼写单词，也改变了原来单字独立的书写形式。3、小字也改除了那些笔划繁难、笔顺不便的字型，故小字又有"小简字"之称。

有些学者认为契丹大字与小字是两个体系的文字，是不能混用在同一个文章里。如：《清契 02》[3]认为："迄今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有的是大字，有的是小字，各自有各自的体系，他们绝不相混淆。所以，大字、小字可以在一个资料中混写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反对契丹大字与小字能用在同一文章里。《西民 92》[4]也认为契丹小字不是由大字发展、修正而来的，而是以新的原则创制而成的。《清蒙 05》[5]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实证法的观点审视上述种种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发现，有些问题已经在实践当中得到解决。如：大字和小字是不同的两种文字。迄今出土的契丹文字，有的全部是大字，有的全部是小字。大字和小字从未在一个文章里同时混写过。"

一部分人认为能用在同一文章里，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不能用在同一文章里。笔者赞成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没有用在同一文章，它们是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字观点。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契丹小字和大字没有在一个文章里混用的例子。

《金内 62》[6]认为：把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分别说成是"民间文字"和"官方文字"。《刘考 83》[7]认为这种意见欠妥。语言文字由于没有阶级性，因而无所谓官方或民间之别，谁都可以用。笔者赞成《刘考 83》的观点，并认为，把契丹大字和小字分别说成是"民间文字"和"官方文字"是没根据的。因为契丹小字石刻中也有帝后哀册、大臣墓志。

契丹小字运用中的一些特征 《刘等汉 95》[8]指出："凡是金代的契丹小字传世墓志，在提到辽代的年号时，往往在年号之前加以一个於意为'契丹'的修饰性定语 (音 kiday)。"

《刘考 99》[9]认为：金章宗以前，因女真文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契丹文在汉文和女真文之间从当着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

笔者认为，契丹文在汉文和女真文之间从当着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这一点与满文有相似之处。如：西方汉学家阅读汉文典籍有一定的困难，就借助满译的汉文古籍来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契丹文和满文的使用方面的这种中介作用表明，有时民族文字还能起中介作用的用处。

---

[1] 山路广明：《契丹制字研究》东京亚非语言研究室刊行，1956 年。
[2]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52 页。
[3]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2002 年，第 19 页。
[4] 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第 12 页。
[5]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方法研究》《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一期。
[6]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 年第 2 期，第 9—14 页
[7] 刘凤翥：《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内蒙古内会科学》1981 年第 5 期，第 111 页。
[8] 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台北）1995 年第 13 卷第 2 期《刘等汉 95》，第 317 页。
[9] 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1999 年 5 期，第 85—89 页。

第三章 结论

在第二章，笔者从文字学、语言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契丹小字的特征。为了理论联系实际，除了通览文字学、语言学的相关书籍，还大量地参考了有关契丹文字研究论著，同时也与契丹小字金石资料进行了核对。由于新出土的资料比较多，对研究工作的深入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一番排比研究，我们对契丹小字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让读者全面认识契丹小字的特点，下面将笔者的研究成果及前人研究的成果一并提出：

（1）契丹小字是利用汉字和契丹大字笔划形体创制出来的一种介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在创制过程中可能也接受过其他拼音文字（如回鹘文字）的影响。

（2）由于契丹小字是初级的阶段的拼音文字，因此其基本部件，最小读写单位—原字有400多个。有些原字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字，这样的字叫作“单体字”。有些原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字，这样的字叫作“合成字”。有些原字只出现在单体字里，有些原字则出现在合成字里，有些原字则既出现在单体字里，也出现在合成字里。

（3）合成字可以由二至八个原字组成，其排列次序一般为先左后右，二二下推。若由三个、五个或七个原字组成，末一原字居于下边中间。在特殊情况下，首一原字居于中间，其余二二下推，字数偶数时，末一原字居于中间。此外，笔者根据后来发现的资料，契丹小字合成字也有拆开其中的原字，以单行原字的形式书写的情况。

（4）笔者认为契丹原字中既有一部分音节字，又有一部分音素字（包括辅音）。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契丹原字中存在多音节的原字。

（5）契丹小字的行文款式系自上而下直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重叠词中的后一个字可以用（ ：）表示。如： ：

（6）契丹小字的原字也有篆体、正楷、行草等书体之别。

（7）契丹小字原始资料没有标点符号，加上有些资料字间距离过于小，因此对断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8）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契丹小字在正字法方面，也显示出一些漏洞。拼写同一个词也有不同的形式，有的单体字有相应的分写形式。

（9）契丹小字中的部分原字有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的区别。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尚难确定。

（10）契丹语的语法规则大体上与蒙古语相同，契丹语的句子成分的顺与蒙古语相同。如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居于谓语之前，状语亦居于谓语之前。 契丹语中存在数、格、领属等语法范畴，也可能存在“性”的语法范畴。动词中也存在态、式等语法范畴，其表现形式与蒙古语相同。

（11）比起蒙古语，契丹语的复数词缀的使用规则严格，与中古蒙语类似。

（12）根据已释读词语的读音，契丹语中存在一部分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也有与蒙古语完全不同的词语。

（14）根据官职名称的使用情况，契丹语的定语一般处于被修饰语的前边，有的数词定语也可以出现在被限定语的后面。这时它们的语义不发生变化。

（15）根据合成字的组合规律，可以确定契丹语中存在元音和谐现象。其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泛。不但涉及舌位的前后，还涉及唇形的圆展。这种现象与蒙古语阳性、阴性、中性元音对应和谐的原则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辽陵石刻集录》，金毓黻，奉天图书馆刊 1934 年 4 月。
2.《辽史》，[元]脱脱，中华书局 1974 年 10 月。
3.《契丹小字研究》，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8 月。
4.《辽代石刻文编》，向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4 月。
5.《谜林问径》，即实，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6.《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清格尔泰，日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2002 年 3 月。
7.《契丹史论著汇编》（下），孙进己等，北方史地资料，1988 年 1 月。
8. 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下）中华书局，1981 年 7 月。

二、论文

1. 陈述：《契丹文字的历史概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3 期。
2.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古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 年 11 月。
3. 胡振华：《关于释读契丹小字的几点意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3 期。
4.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
5. 刘凤翥：《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区别》，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 5 期。
6. 高路加：《契丹小字制字与突厥文》《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 年第 2 期。
7.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
8. 刘凤翥：《辽代的语言和文字》《博物馆研究》1984 年第 3 期。
9. 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民族语文》2001 年第 2 期。
10. 刘凤翥：《契丹小字与汉字的关系》《东北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11. 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 年第 4 期。
12. 高路加：《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
13. 王弘力：《契丹小字宫殿解》《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14. 高路加：《契丹字词拾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15. 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
16. 陈乃雄：《契丹小字数词“影子字”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
17.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
18. 于宝林：《契丹文字制字时借用汉字的初步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19. 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20. 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民族语文》2001 年第 2 期。
21.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韩国出版社的《亚洲诸民族文字》1997 年 7 月。
22. 清格尔泰：《蒙古语族语言的音势结构》《语言文字论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1 版。
23. 陈乃雄、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
24. 刘凤翥：《最近 20 年来契丹小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2001 年 11 月。
25. 刘浦江：《近 20 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民族文献研究》2003 年第 3 期。
26. 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方位名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27. 吴英喆：《契丹小字原字音值探索》（蒙文）《蒙古语文》2004 年第 12 期。
28. 清格尔泰：《契丹文字释读方法研究》《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 1 期。
29.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 2 期。

后　语

拙文的选题和撰写始终都在尊敬的老师清格尔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清先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热情的帮助。在论文的写作、修改过程中，还得到了导师纳·格日勒图老师以及青年教师吴英喆的热心指导。借本文完稿之机，这里向尊敬的清老师和指导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